

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

普通话上海话你会讲 文 / 阮恒辉



依讲伊讲

好多年前,我拉拉市区开班教上海话,当时来学个人老多,除了内地各省个人之外,还有来自港、台地区个;另外,还有一点外国人,像新加坡人、法国人咭啥。

我问伊拉:“为啥要学讲上海话?”伊拉讲,拉上海工作、生活,会讲上海话,搭邻舍隔壁、办公室同事当中个上海人交往起来觉得特别亲切,感情老容易贴辣一道个。还有学员讲,自家出去办事体、谈生意咭啥,碰着对方是上海人,甭个辰光自家要是会讲上海话,葛末交谈起来关系特别容易拉近个。总之,就是大家伙想快点融进上海文化当中来。

记得几年前,一家美国电台打电话采访我,对我讲现在个小囡侪讲勿来上海话了,廿年之后,上海话要消失了。我讲,廿年后恐怕我还难

没死,我会讲个。语言是文化个载体,地域方言是地域文化个载体。假使上海话消失了,上海个特色文化也就消失了。譬方讲,沪剧、浦东说书、上海民歌啥侪侪从此完结,总勿见得用普通话去唱咯!上海人个生活方式也要消亡。甭种事体可能发生哦?上海人会心甘情愿哦?讲方言会让使用该种方言个人之间产生亲和感搭认同感。所以新上海人想学上海话,了解上海文化,进一步融进上海文化,甭个是老自然个事体。

另外,会讲上海话还有一种好处,就是有利于学习外语。原来辣汉语各方言中,只有吴方言具有一套全浊辅音声母,上海话是吴方言区个代表方言,其他方言区侪缺少全浊辅音。譬如“背”、“备”两字,普通话是同音的,都读 bei,但是辣上海话当中,“背”个声母是 b,“备”个声母是 bh。上海人会发 bh[b]、dh[d]、gh[g]、fh[f]、sh[z](括号里注个是国际音标)等等浊辅音,其他方言区个

人就觉得困难。辣欧洲语言、日语咭啥外语当中,也有浊辅音,上海人学起来就比较容易。

几年前,我碰到香港语文学会主席姚德怀先生,我用广州话搭伊讲闲话,结果我发现伊讲个广州话带外地腔。伊搭我讲,伊是宁波人,到香港个辰光已经是大人了,人辣十二岁之前假使只会讲一种闲话,葛末超过十二岁,学任何闲话侪会带自家母语个腔,音勿容易发准了。我想,上海为啥有讲苏北腔、广东腔个上海话呢?原因就是讲带腔上海话个人到上海定居个辰光已经超过十二岁了,而伊拉个子女勿带别个腔,就是伊拉辣小学里就学会上海话。

所以,我建议新上海人应当让自家个小囡早点学会上海话,勿要超过十二岁。上海本地个小囡除了会讲上海话外,顶好拿普通话学好,有条件个闲话,再学一种方言,葛末,大起来就会发比较多个音了。

亦君画



夜报 夜报 卖夜报

腊八粥

文 / 陈日旭

辰光过得真快,西北风豁啦啦一刮,冬天介又来了。一年甭里厢呢,也到了顶顶冷个日脚【jia】——腊月(农历12月)。上海人有个传统习惯,一到腊月初八,时兴吃“腊八粥”。选个风气,乡下头比城市里结棍。我从小嘴巴馋,欢喜吃个物【mek】事,一生一世也勿会忘【mang】记。

半个世纪前个冬天,着着叫比现在冷。一双老厚个棉鞋着【zak】辣脚浪,还勿停个蹬脚,鞋底脱冻得绷【bang】绷硬,踏拉地皮发出“噼啪噼啪”个声响。一落雪,好几寸厚,石库门老房子屋檐下头,冻辣海个凌宕(冰锥)好几天都化勿开。甭种天气,吃一镬子热咚咚个“腊八粥”,葛【gek,那】是老扎劲个。

相传,“腊八粥”有个来历,农历十二月初八是佛教成道纪念日,用八种食材熬粥吃,习俗从佛门流传到民间。还有种讲法,有年冬天,一个穷书生进京赶考,沿途挨家挨户乞讨,拿讨来个杂七杂八米、豆类食料,烹八冷打(统统)烧来吃,结果味【mi】道交关好,就称“腊八粥”。我姐【n】奶【na】是个地道的吃素念佛人,“阿弥陀佛”一日到夜【ya】挂勒嘴浪。冰胶【gao】落雪天,烧一镬子“腊八粥”,拨全家人吃,葛是伊起劲得勿得了。

说文解字:“腊八粥”,是辣海腊月里,用八种食料拼煮而成的粥。其

实,选个“八”,是个虚数,多一点,少一点,玩没关系个。其中当以米、豆(雅称,稻菽)类为主,譬如,糯米、小米、黄豆、赤豆、花生、松子、大枣、核桃仁【nin】、山药、栗子咭啥,可以随便后拣好搭配。妮妮妈还把香菇、木耳、芋艿咭啥摆辣里向,照样蛮好吃。朦朦叫记得,小个辰光,一只行军锅模样个大铁镬子架辣灶头浪,灶膛里烧个是柴只【bhe】。我帮着阿奶辣下面添柴,火苗映红了我个面颊。粥开了,妮妈将锅盖推开一条缝,让后潜出来。伊用大勺子辣锅里轻轻搅动,以防“得”底。伊老人家手忙嘴勿停:“阿囡,火可以小一点,但勿能熄。”“嗯,晓得勒。”我点头应诺,听着镬子里“朴朴”个气泡声,心跳好像也加快了。

等到粥熬成糊状,就可以吃了。吃腊八粥,勿兴用小碗,大人、小人,佻用青边大碗。全家八九口人,人手一碗吃辣起来。或许是天冷粥烫,或许是味【mi】道鲜香,或许也是吃口软糯,撩人食欲,全家人连嚼带喝,甭个“囉罗囉罗”个声音,像要掀【xie】翻整个屋顶,连隔壁邻舍【so】佻听得清清楚楚。唔奶一口气吃辣两大碗,还要用舌头舔碗底,节头【手指头】捞碗底,看上去实在寒酸相,可甭个是对“腊八粥”个一片情意啊……



弄堂茄山河

“普陀”地名的来历

文 / 沈锡伦



沪滨码头



1926年,拉拉公共租界老勃生路(今长寿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交叉口个道路中央,造起一座钟塔,大家叫伊“大自鸣钟”,其

上海中心区域有个普陀区(地级),浙江舟山市也有个普陀区(县级),哪能会得介巧两个地方侪叫普陀区呢?舟山个普陀得名拉前头,上海个普陀得名拉后头,所以要讲清爽迭个问题,还要先从舟山个普陀区讲起。

伊个地方本土【sang,本来】叫普陀县,县城拉拉沈家门,叫普陀县是因为县城里向有座普陀山。普陀山是中国佛教个四大名山之一,也是南海观音菩萨个道场。普陀山个名字搭仔观音菩萨是有关系个。

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个左胁侍,伊拉拉印度南部个普陀洛伽山(Potalaka)成道修行,民间也叫伊观音娘娘。唐朝大中(847-860)年间,有一个天竺(唐朝时印度称作“天竺”)来个和尚讲,伊亲眼看见观音菩萨拉拉东海一个小岛浪向显灵说法,后来迭个小岛就取“普陀洛伽”个前头两个字叫“普

陀山”,一直叫到现在。

清朝光绪八年(1882年),普陀山和尚慧根要到印度去拜佛,伊路过缅甸个辰光,请到五尊玉雕个释迦牟尼佛像,回国路浪向经过上海,留下来坐佛卧佛玉雕佛像各一尊。为了供奉迭个两尊玉雕佛像,光绪廿六年(1900年),慧根和尚特为【特地】拉拉江湾车站附近造了一座佛寺,取名玉佛寺,伊自家任第一任住持,可惜迭个寺建成既没几化【多少】辰光慧根和尚就圆寂了,后来江湾玉佛寺拉辛亥革命辰光个战火当中也损毁了。现在拉拉安远路个玉佛寺是1918年由可成和尚筹建个,1928年建成后改称玉佛禅寺。

伊个辰光上海还勿像现在介闹猛,沪西安远路一带还玩没成市,完全是乡下头个样子。玉佛寺建成以后,香火蛮兴旺个,外头也开始闹猛起来,周边慢慢叫形成了闹市。当时个上海市政当局因为普陀山慧根和尚首建玉佛寺个缘故,就拿玉佛寺所在个区命名为普陀区,甭能一来,上海就有了自家个普陀区,搭浙江个普陀县是勿搭界个。

地区属于第一高层,站拉塔顶遥望苏州河,所有的纱厂一览无余。普陀区大自鸣钟于1959年8月拆脱。

依问我答



QA

钱教授答疑

Q “上海方言语音数据库”遴选发音人时,挑选了哪些字请人发音?为什么要选这些字?

A 我们挑选发音人的范围按规定是1941-1950年生和1971-1980年生这两个年龄段的人,他们的发音正好与上海城区里的老派上海话和新派上海话语音相对应。

第一份字表一共调查了以下56个字:厂、唱、省、爽、横、黄;辣、勒、杀、色;节、脚、一、约;圆、雨、权、具;官、肝、碗、暗;齐、全、席、集、就、谢;银、迎、娱、语、误、悟、外、我;瓜、锅、爬、婆;各、可;浴、肉;清、心;

打、报、雪;狗、够;盘、伴、叛;绝、吃。

“厂”和“唱”,老派发音不同:“厂 can ≠ 唱 cang”;新派发音合并:“厂=唱 cang”。“省爽”、“横黄”也是测试“an,ang”韵的分合,顺便看“爽”、“横”两字有否混入普通语音。

“辣”和“勒”、“杀”和“色”是测试“ak,ek”韵的分合:辣 lak ≠ 勒 lek(老派),辣=勒 lak(新派);杀 sak ≠ 色 sek(老),杀=色 sak(新)。

再测“iak,ik”的分合:节 jik ≠ 脚 jiak,一 ik ≠ 约 iak(老);节=脚 jik,一=约 ik(新)。

老年人和青年人还有两个大的语音差异:1.“yuoe,yu”韵和“uoe,oe”韵的分合:圆 yhuoe ≠ 雨 yhu,权 jhuoe ≠ 具 jhu(老);圆=雨 yhu,权=具 jhu(新)。2.官 guoe ≠ 肝

goe,碗 woe ≠ 暗 oe(老);官=肝 goe,碗=暗 oe(新)。

“齐、全、席、集、就、谢”这些字,老派声母都读“xh”,如“齐 xhi”与“其 jhi”不同音,新派有些字声母变读为“jh”,如“齐=其 jhi”。看看年轻人有多少字声母 xh 并入 jh 了。

前、后鼻音声母 n,ng 也在年轻人中不断失落,如“银、迎、娱、语、误、悟、外、我”:银迎 nin(老)、yhin(新),娱语 nyu(老)、yhu(新);“误悟 ngu(老)、whu(新)”,新派“外”和“我”也已开始失落 ng,“外 nga、我 ngu”变为“外 hha、我 whu”了。

以上这些字音是我们查问的主要内容,一些已濒于消失的语音,如“分尖团”已不再成为上海话的衡量标准了,40年代生、70年代生的人都已不分尖团。

以下的字都是作深入了解的

内容:在青年人中,有的人“瓜=锅 gu,爬=婆 bhu”,即前字不读 o 韵了;“各、可”有的人受普通话影响读 ou 韵;有的人“浴、肉”的韵母不读 iok 而并入 yuik;“清、心”是查阴平声调,也顺便看一下40年代生的人还有没有仍分尖团,“清、心”读 cin,sin 的;“打、报”查阴去声调,顺便听“打、报”的韵母读准否;看“雪”读“xik”还是“xuik”;“狗、够”看是否同音,是测老年人阴上声调应已归入阴去,用以区分郊区音;对年轻人来说,看他韵母是否变为复元音;“盘、伴、叛”三字分别属于古代阳平、阳上、阳去声调字,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应是同音。“绝”字和“吃”字在城区读音有较多内部差异,可听听受试者读什么音。

这样的全面调查,可以科学地确定和录下上海话老派和新派的标准音。

刮三

“还有啥个比依吃苹果个辰光钻出一条虫来更加刮三个事体哦?”“有个,苹果里向个肉虫只挺【剩留】半条了。”

舅妈

“依告【和】马小姐吹脱啦?”“伊勿肯嫁拨我,讲我玩没钞票。”“依告【给】伊讲,依个舅舅是大老板,钞票多来死。”“告【给】伊讲了,现在伊是我舅妈了。”(由沈寿仁提供)



扎劲